

文化 | 专栏

王国华专栏 野史新说

吴佩孚知恩图报

现在重新打量北洋那段历史,不乏让人感动的逸事。军阀吴佩孚知恩图报便是一例。

吴佩孚最初投军时,在段日升的部队做个杂役兵,很长时间都没有出头的机会。段日升乃袁世凯同僚,手握重权。当时段日升手下有一个叫做郭绪栋的幕僚,跟吴佩孚是山东老乡。吴佩孚极力巴结郭绪栋。恰逢郭绪栋染病在床,吴佩孚悉心照料,无微不至。郭绪栋很感动。他见吴佩孚言谈得体,举止大方,聊起来很有想法,病好之后便把吴佩孚推荐给段日升做文书。吴佩孚本是秀才出身,在一群目不识丁的大兵中很快崭露头角,步步高升,逐渐成为雄霸一方的军阀。而能进入军队中枢,是吴佩孚发迹的开始。他对郭绪栋深怀知遇之感,一直以师礼对待郭绪栋。但在吴佩孚做大以后,郭绪栋并没主动找上门来,连封信也不给吴佩孚写,而是沿着原来的轨迹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且从不向别人提起这段历史。

后来,吴佩孚被任命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在洛阳开府,烜赫一时。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邀请郭绪栋来做自己的秘书长。郭绪栋时任济南商埠局局长兼市政公所总办,但生活并不如意。他有感于吴佩孚词真

意切,遂前往洛阳赴任。其实,是否吴佩孚了解了他的窘境才发出邀请也未可知。

到洛阳后,吴佩孚并不拿郭绪栋当一般幕僚对待,而是毕恭毕敬,礼数甚周。吴佩孚讨厌鸦片,严令禁止手下接触,但郭绪栋体弱多病,有时要靠吸鸦片来止痛,吴佩孚破格允许。办公时,他都是让部下把公文送到郭绪栋卧室中。有时需要面谈,也是他亲自来到郭绪栋的烟榻旁,而不是把郭叫到自己办公室。

郭绪栋对吴佩孚亦做到了肝胆涂地。1922年,直奉两系军阀混战,郭绪栋随吴佩孚参战,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定之后,郭绪栋因功被任命为济南道尹,在吴佩孚极力挽留而未赴任。1924年冬,郭绪栋请假回家为母亲祝寿,见老母年高,想起“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而自己身体又一直不好,便向吴佩孚提出辞职。吴佩孚不依不饶,接连来电催其回归。郭绪栋无奈,只好回到洛阳,第二年便病故于任上。吴佩孚十分伤心,予以厚葬,并向北京政府上报了郭绪栋的功绩,照陆军上将例给予特殊抚恤。

吴佩孚厚待郭绪栋,有时甚至破坏军规,不足为训;而其感恩之心,大仁大义,确是难得。

郑啸专栏 情爱话廊

受欢迎的渣滓

看情感故事总能看到悲剧。有个姑娘爱上个坏男子,这男的长相不算太英俊,但懂得怎样讨女孩欢心,花言巧语跟不要钱似的批发,还变着法子地制造浪漫,把姑娘感动得一塌糊涂,被其一举拿下。

可后来变味儿了,姑娘是想长相厮守白头到老的,但男的绝口不提这样的承诺,后来姑娘还发现这男的还与好几个女人有着这样那样的暧昧关系。姑娘质问他到底爱不爱她,想怎样处理他们的恋情。男的说他想玩的不过是个爱情游戏,如果她玩不起,那就退场谢幕好了。姑娘就这样失了恋,她却仍然放不下他,还说什么,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是她人生过往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每个女人都曾至少暗恋或爱上过一个渣滓。这个结论下得似乎有些武断,但在青春萌动的日子,坏男孩更有女人缘却是不争的事实。

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反过来亦然成立。坏坏的带点痞,似乎成了一种魅力添加剂。反倒是中规中矩的老实孩子,怎么瞅怎么不上眼。

年轻的时候,带点小叛逆,小个性,气势跟个火鸡似的,打扮得跟开了屏的孔雀一样,总想跳脱出来,显示自己的独一无二,这应该算是很正常的事。

恋爱的季节到了嘛!在自然性的驱使下,为了追求美

好的爱情,得到异性的欢心,不努力表现怎么行?

人类文明繁荣发展到今天,无数先贤圣哲制定了完善的社会法则,社会也自发形成了严密的行为准则。

如今表现自己的强大,很多时候不再以发达的肌肉,健壮的体魄,争强斗狠来作为首选。更多的时候,是靠学习成绩、靠各种才艺,靠赢得财富的能力来展示。

家庭跟社会都教导我们,从小就要做乖孩子,发奋努力,树立远大理想,成就一番无上的事业,这样才有好女孩喜欢。而激烈的社会竞争,紧迫的生存压力也会传导到每个人的身上,让绝大多数男女孩子们不得不过着苦修士一般的日子。

坏孩子就不同了,他们没什么理想,放弃了远大志向,只是变着法子地享用着青春人生。会穿会玩能说会道敢跑敢跳,把自己的个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者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怎会不对那些向往浪漫心中藏着无数旖旎风光的女孩子形成致命的吸引?

每个女孩都有可能爱上坏男孩,这只是天性使然吧!坏男孩值不值得爱,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这个先放到一边,我想说的是,被阉割了个性的人生有时候也是很悲哀的。

生命如此短暂,我们为何要活得如此压抑?

黄亚明专栏 时尚旧影

无语点檀唇

午酒后在街头乱逛,兜头撞见络绎不绝的排骨MM,最是裙光一闪,樱桃一笑,胭脂红点出的檀唇,使我们这些中年男浮想联翩。

如果有时光穿梭机,OK,在唐朝,那肥美的杨家女子,何以消暑?五代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云:“贵妃每至夏月,常衣轻绡,使侍儿交扇鼓风,犹不解其热。每有汗出,红腻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如此红装艳丽,那染红的汗帕,若被玄宗老头不小心蹭到脸上,于年华渐逝的皇后,是不是一剂伤感的“妒妇汤”?

同样是王仁裕,又记载了杨玉环离家赴京城,“泣涕登车,时方寒,泪结为红冰”。猜想一下,因前途未卜,心际忐忑,胭脂泪,结为冰,那时是留人碎而非留人醉啊。宫廷深寂,曾埋葬了多少女子的美梦。至少,在杨玉环,她曾是清醒的,精明的。这为她牢牢抓住老皇帝的春心,独获宠宠,埋下了伏笔。

哪个女子,不希望人生灿烂热

烈如胭脂?梁元帝《寒闺诗》唱“三月桃花合面脂,五月新油好煎泽”,可惜往往是“人面桃花何处去”,王建《宫词》“归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泼红泥”,宫女泼出的洗脸水艳红如泥,到底,在命运无可把握时,也把自己泼掉了吧。倒是《红楼梦》里的宝玉,在脂粉堆里厮混,偷吃胭脂,由此“心窍通明”,曹雪芹算是给了一个尊崇女性的美好交代。

古代胭脂的原料取自匈奴治下的焉支山。西晋崔豹《古今注》说:“燕支草似蒴花,出西域,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之红蓝粉。”红蓝、燕支草,即制作胭脂的植物。故胭脂又称燕脂、焉支、燕支。东汉学者班固记录其弟班超出使西域时的见闻,曾说:“匈奴名妻作曰阏氏,言可爱如燕支。”看来,在男性社会里,胭脂无异于聪慧爱美的女子,难怪世代流传不衰了。

李碧华《胭脂扣》里的如花,可怜。倚红楼的头牌阿姑,想做妾却

不得为妾,痴心永许生死相缠,上穷碧落下黄泉,她在人间多留了一日,却是一桩罪过,恐怕来生又得投身妓门了。一世已觉苦不堪言,还要来生来世。最终,旗袍、烟花、胭脂、老戏、青楼,如花几稍绽即逝。如花片尾有句很哀怨的话,十二少,谢谢你还记得我,这个胭脂盒我带了53年,现在还给你,我不再等了。

李碧华收梢,说,这便是爱情:大概一千万人之中,才有一双梁祝,才可以化蝶。其他的只化为蛾、蟑螂、蚊子、苍蝇、金龟子……就是化不成蝶。

还想起《胭脂》。亦舒之作。那个有点油烟气,拥挤,有点华丽,颓废,也有点阴暗的香港,之俊去挑化妆品,买了三盒胭脂。家里有三个需要胭脂的女人呢。这是三个女人的故事。女人最大的敌人不过是自己,最大的依靠还是自己。苍凉无语点檀唇,靠不住男人了,那,就自己给自己点好了。

盛可以专栏 色不是空



民间说书人

民间说书人,怀里抱个三弦琴,边弹边唱,我们那儿土话叫“弹本笨”(音),特别受欢迎,人们团团围住说书人,黑压压的一片。说书的人有时是瞎子,有时不是,但都很潦倒,甚至衣不蔽体。不知道唱一宿多少钱。唱得好的,会被留住,村民轮流提供食宿,晚饭一过就开唱。不等人。有时在堂屋里,有时聚在地坪里,月光倾泻,鸦雀无声,只见“弹本笨”的手指尖清脆

作响,唱得声泪俱下,一场戏唱下来,绝无差错,好像面前摆着本子。不记得当时我是否已经入学,但听得懂戏,并深为着迷,每次搬个小板凳,坐在最前面,痴痴地望着说书人,很快听熟了音调,在心里拨弄三弦琴,过后还能唱。

另一件让我着迷的事情是皮影戏。皮影戏比“弹本笨”复杂,反扣打稻谷的“绊桶”当舞台,以煤油灯设置灯光,民间艺人嘴里唱着说着,双手

舞弄道具,人物打斗或奔跑时,脚还要踩响“绊桶”,有时同时操弄几个角色,手舞足蹈,相当忙碌。

记不清他们是哪一年消失的。现在正月里偶尔还能见到一两个,但已纯为乞讨,在家门拨响琴弦三两声,说句“恭喜老板屋里四季发财,财神菩萨进门来”,然后立等给钱给物。说书人全没有从前唱戏的投入与尊严,听书人也没有过去的虔诚痴迷,味道全变了。

李开周专栏 宋朝饭局

潘金莲的座位

《水浒传》里有一段场景:武大郎和潘金莲两口子请武松吃饭,酒菜安排整齐,仨人围着一张餐桌坐下来,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聊家常。那天他们仨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书里没有写,倒是着重交代了座次安排:潘金莲坐在主位,武松坐在客位,武大郎打横相陪。

这段描写绝非闲笔。您知道,古代中国男尊女卑,武松既是客人,又是兄弟,坐在客位是应当的,主位理应让武大郎这个兄长兼男主人去坐,可是书里却让潘金莲坐了主位,让武大郎打横相陪,为什么会这样安排?自然是为了表明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不是武大郎,而是潘金莲。

好吧,潘金莲是一家之主,她可以坐在主位。问题是,主位应该

在餐桌的什么地方?是餐桌的北边、南边、东边还是西边?潘金莲是坐北朝南而坐,还是坐南朝北而坐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具体得看餐桌摆放在什么样的房间里。

假如房间的入口是在南边,那么按照宋朝的规矩,主位是在餐桌的东边,客位是在餐桌的西边,所谓打横相陪,这时候是指餐桌的南边。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武大郎和武松他们是在正厅里吃的饭,那么潘金莲肯定是坐东朝西,武松肯定是坐西朝东,而武大郎则应该坐南朝北。仨人各据一方,餐桌北边还空着,应该谁去坐?答案是谁也不能坐,因为那里是最尊贵的位置,只有长辈才能坐。要是武大郎的父母还健在的话,二老肯定坐在北

边,等着武松和武大郎夫妇敬酒。

假如房间的入口是在东边,座次安排就得来一个乾坤大挪移了:主位在北,坐着潘金莲;客位在南,坐着武松;餐桌西边成了最尊贵的位置,暂时空着;餐桌东边坐着打横相陪的武大郎。

我啰里啰嗦讲了这么一堆,没有方向感的读者大概会越来越糊涂。其实宋朝的规矩跟现在差不多,都是根据房门的位置来确定座次贵贱。面向房门的座位一定是最尊贵的,要让长辈来坐,如果没有长辈,就得让它空着;长辈的左手边是主位,右手边是客位;长辈对面的座位,也就是背对房门的那个座儿,一向是副陪的位置,坐在那里最方便传菜斟酒,这也就是《水浒传》里说的“打横相陪”。